

【俄】亚·索尔仁尼琴◎著

红轮

THE RED WHEEL

第一卷① 何茂正 胡真真 等◎译

往日叙事

【俄】亚·索尔仁尼琴 著

何茂正 胡真真 等 译

红轮

往日叙事

Yesterday's Story

第一卷 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轮. 第一卷/(俄) 索尔仁尼琴著;何茂正等译.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5

ISBN 978-7-5399-3782-3

I. ①红… II. ①索… ②何…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0179 号

本书经法亚出版社(地址:Paris (6°), 13 rue du Montparnasse, FRANCE)授权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LA ROUE ROUGE”红轮

《Août 14》(《1914 年 8 月》)

《Octobre 16》(《1916 年 10 月》)

《Mars 17》tome 1, 2, 3 et 4 (《1917 年 3 月》)

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

Август Четырнадцатого ©1972-1983 Alexandre Soljenitsyne

Октябрь Шестнадцатого ©1970, 1978 Alexandre Soljenitsyne

© Март Семнадцатого книга 1 ©1986 Alexandre Soljenitsyne

© Март Семнадцатого книга 2 ©1986 Alexandre Soljenitsyne

© Март Семнадцатого книга 3 ©1987 Alexandre Soljenitsyne

© Март Семнадцатого книга 4 ©1987 Alexandre Soljenitsyne

书 名 红 轮 第一卷

作 者 (俄)亚·索尔仁尼琴著;何茂正等译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储笑抒

责任监制 卜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江苏省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20 毫米 1/16

印 张 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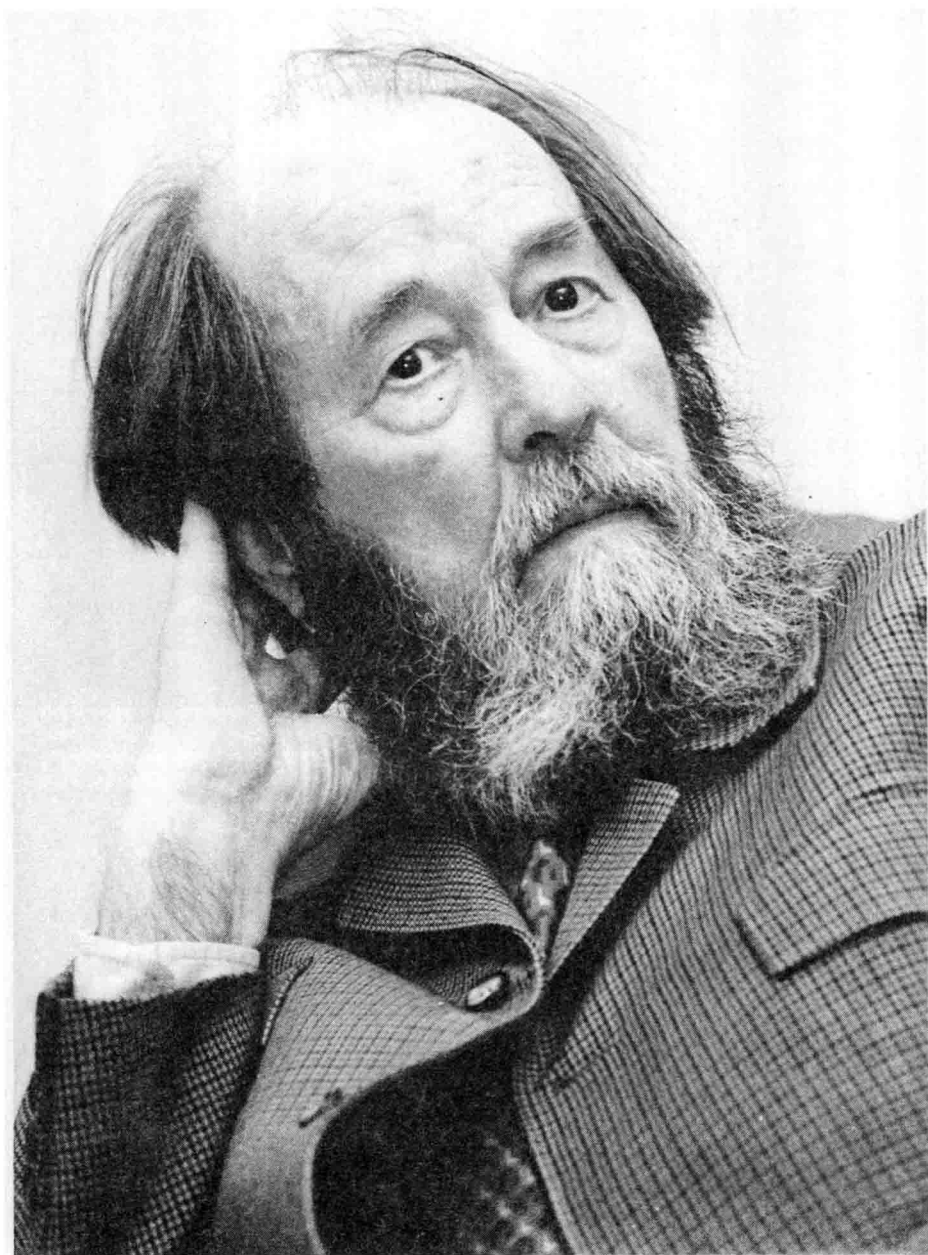
字 数 1000 千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2011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782-3

定 价 98.00 元(第一卷 1、2、3 部)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俄] 亚·索尔仁尼琴像

译者总序

《红轮》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创作的小说中最大的一部鸿篇巨制，也是到目前，世界文学史上篇幅最宏大、卷帙最浩繁、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时间跨度最长的一部小说。这部作者称之为“往日叙事”的历史小说，所反映的历史事件的时间跨度是：从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及随后俄国国内革命、一九一六年俄国民权运动、一九一七年俄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和无产阶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一九一八至一九二〇年外国武装干涉和苏联国内战争等，一直写到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二年的水兵叛乱、新经济政策（这些都是从各个方面精雕细刻地加以描写的），接着又用五个尾声交代了一九二八年开始的工业化、一九三一年开始的全盘农业集体化、一九三七年的新宪法、一九四一年爆发的苏联卫国战争、一九四五年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小说共二十卷，每卷二到四部，每部四十至七十万字。

这里译出的是前三卷，共十部（第一卷三部，第二卷三部，第三卷四部），这三卷十部书写的是第一个大事件：革命。为了让读者对全书二十卷有个大略的概念，我们把二十卷书目交代如下。大事件一：革命（包括三卷）——第一卷：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二卷：一九一六年十月，第三卷：一九一七年三月；大事件二：民权（包括四卷）——第四卷：一九一七年四月，第五卷：一九一七年六、七月，第六卷：一九一七年八月，第七卷：一九一七年九月；大事件三：大转变（包括五卷）——第八卷：一九一七年十、十一月，

第九卷：一九一七年十二月，第十卷：一九一八年二月，第十一卷：一九一八年六、七月，第十二卷：一九一八年九月；大事件四：我们打自己人（包括四卷）——第十三卷：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第十四卷：一九一九年三月，第十五卷：一九一九年十月，第十六卷：一九二〇年一月；大事件五：道路的选定（包括四卷）——第十七卷：一九二〇年十月；第十八卷：一九二一年二月；第十九卷：一九二一年五、六月；第二十卷：一九二二年春天。另尾声一：一九二八年；尾声二：一九三一年；尾声三：一九三七年；尾声四：一九四一年；尾声五：一九四五年。

这部系列小说的第一卷《一九一四年八月》最初构思于一九三七年，原来并非作为描述俄国大变革的巨幅长篇小说的第一卷，而是作为引言来考虑的。当时作者收集到大量关于萨姆索诺夫的悲剧资料及其他事件的资料。作者写了一部分就因故不得不停下来，但在战争和作者被囚的年代作者一直保存着所收集的资料。一九六三年作者又积极收集资料，一九六五写成了这部书，并作为暂定名《红轮》的长篇巨著的第一卷。这是写革命前事件的第一卷，俄国这时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因此作者把它作为第一个大事件——革命——的第一卷。一九七一年七月这卷的两部作品在巴黎 YMCA 出版社出版了。同年又在德国的两家出版社出版，相继又在荷兰出版。一九七二年在法国、英国、美国、西班牙、丹麦、挪威、瑞典、意大利出版，几年后又在欧洲、亚洲、美洲其他国家出版。小说引起了轰动性的效应。

第二卷《一九一六年十月》主要写十月十七日维堡骚乱、十一月一日“国家杜马”会议、米柳科夫在会议上的著名演说以及一些插曲等。这一卷的构架很快完成了，后来却花费很长时间收集资料。一九七一年作者开始写作，但由于当时受到迫害，处境十分艰险，写作也非常缓慢，这一卷的两部作品于一九七二、一九七三年完成后作者对整卷作品又做了一次校订，有的章节做了两三次校订。一九七五至一九七九年，作者根据俄国侨民在国外出版的资料、外国保存的俄国文献和当年各种事件参加者寄给作者的回忆录，对这一卷又做了不少补充和修改。一九七九年末和一九八〇年，作者对许多章节再次做了改写，

并增加了关于沙皇一家的几个章节。随后，本卷的一些章节陆续在杂志上发表，全第二卷于一九八二至一九八三年在佛蒙特出版。这一卷所写的事件表明，在俄国革命气息越来越浓了，革命的暴风雨越来越逼近了。这是写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之前事件的最后一卷。在《一九一四年八月》和《一九一六年十月》之间，作者曾想另辟一卷，题名为《一九一五年八月》。但经过反复考虑而放弃了这一设想，而把拟写入这一卷的回顾立宪民主党活动的整个过程的内容写入了《一九一六年十月》。

第三卷，他开始写第一个大事件——革命——中最重要的一卷——《一九一七年三月》，顺便说一下，作者在这里所指的时间是公历（全套小说的时间都是公历），按俄历说是一九一七年二月，这一卷厚厚四部书详细描写了俄国二月资产阶级革命。

一九七四年二月，作者被驱逐出苏联，这一年他几乎中断了这部系列巨著的写作。但在瑞士的苏黎世，他阅读了大量有关列宁的资料，而且多次对列宁的活动进行了实地考察，大大地扩展了有关列宁章节的构思。作者把写成的这些章节和第三卷的关于列宁的章节，抽出来合在一起，作为单行本《列宁在苏黎世》，于一九七五年在巴黎出版。在这个单行本里或者在一、二、三卷的有关章节里，我们可以看到索尔仁尼琴笔下十月革命前列宁的形象。但二十卷的长篇巨著《红轮》这一书名是此后很久才敲定的。我们看索尔仁尼琴写的自传作品《牛犊顶橡树》，他所写的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四年的创作笔记，其中有九处提到《一九一四年八月》，一处提到《一九一六年十月》，六处提到《一九一七年的革命》（实际上，这是这套小说第五卷的内容，也是这套小说的核心内容），但直到一九七四年的创作笔记里他都还没有提到《红轮》这一总书名。尽管如此，但作者心目中早就在构思这套奇特的小说。一九七一年二月他在《牛犊顶橡树》之《补记之二》里说：“正在造就一个奇怪的东西。这是始料不及的，也是不一定写成的。”“这个东西之所以奇奇怪怪是因为对于任何一部其他作品来说都要有一个结构性计划，虽然没有写完，但是总体上可以看得出来，每一个局部都为整体服务。而这部作品有些像一大堆附属建筑的堆砌，下一部什么

样全然不清楚：有多大的规模、向何处发展都不知道。任何时候都可以说这本书已经完成，也可以说没有完成，可以甩掉它，也可以继续写下去，只要还活着，或者直到牛犊顶到橡树上折断了脖颈时为止，或者橡树被顶得吱吱响，倒在地上为止。”这个“奇奇怪怪的东西”，说的就是系列小说《红轮》，当时还没有一个最后的完整的构思，也没有把这一总书名最后敲定，他在继续构思，并一直写下去，直到完成了这部宏篇巨著，最后出版时才亮出《红轮》这一总书名。

索尔仁尼琴的人生道路十分坎坷，生活经验非常丰富。他攀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奖台是极其不易的。正如他在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词《为人类而艺术》里所说的：“这个宣读诺贝尔文学奖的讲坛，远不是所有作家都能攀登上来的，即使能有幸攀登上来，一生也只有一次机会。我登上这个领奖台，不是经过三四级艰难的台阶，而是经过数百级甚至数千级难以攀登跨越的、陡峭的、冰雪封冻的石阶。我是在黑暗与寒冷中往上攀登而幸免于难的。”

索尔仁尼琴于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一日出生在俄罗斯联邦基斯洛沃茨克市的一个教师家庭，曾在莫斯科哲学文学语言学院函授部攻读文学，一九四一年毕业于罗斯托夫大学物理数学系，卫国战争爆发后应征入伍，随后被派到炮兵军官学校学习，结业后被授予中尉军衔；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任炮兵连连长奔赴前线，带领部队战斗在第一线，两次获得勋章，并晋升大尉军衔；一九四五年二月在与朋友通信中说了斯大林一句怪话而被捕，由于被内务部罗织“进行反苏宣传和阴谋建立反苏组织”的罪名，判刑八年，过了八年的集中营生活；一九五三年刑满后成为“流刑移民”，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前夕得到平反，当了一名中学物理教师。他一直偷偷从事创作，先后完成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小说，一九六一年苏共二十二大后，他结识了《新世界》杂志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在后者的支持和帮助下，《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被转呈给赫鲁晓夫，得到赫鲁晓夫批准发表。这部反映苏联集中营生活的中篇小说于一九六二年在《新世界》杂志十一期上一经发表，立刻震撼了整个苏联，《真理报》的一位记者写道：“索尔仁尼琴的文笔，很多

地方使人想起托尔斯泰，我国文学界已增加了一位非同寻常的天才作家。”《真理报》盛赞他的小说所表现出的艺术力量：“我们读这篇杰出的小说时，心痛苦得紧缩了，但又觉得精神向上飞扬。”索尔仁尼琴成了全国知名的新闻人物，随着国外各种文字版本的出现，他很快成为了世界知名作家，很快被吸收加入苏联作家协会，并被提名作为列宁文学奖的候选人（最终未能入选）。随后《真理报》、《新世界》等报刊发表了他的《小品集》、《玛特辽娜一家》、《克列切托夫卡车站》、《为了事业的胜利》等作品。

一九六四年十月，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苏联“解冻”时期结束，索尔仁尼琴再次受到冷遇和迫害。拖了数年不予发表的《第一圈》、《胜利者的欢宴》等作品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查抄，《癌病房》等不准出版。他致函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但未被置理。他把他在苏联文学界经历的风风雨雨用随笔和回忆录形式写入了《牛犊顶橡树》。

索尔仁尼琴被查禁的作品纷纷以手抄本和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在国内流传，有的在外国出版。一九六八年《癌病房》和《第一圈》在国外正式出版，索尔仁尼琴进一步获得世界性的声誉。这时《古拉格群岛》的微缩手稿也送到了国外。但索尔仁尼琴也于一九六九年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了。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日，瑞典文学院向索尔仁尼琴颁发了诺贝尔文学奖。一九七三年《古拉格群岛》第一部在巴黎出版。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二日苏联以叛国罪将他逮捕，次日宣布剥夺他的苏联国籍，把他强行装入飞机押解出境。他先在联邦德国、瑞士居住，一九七五年去美国，定居在佛蒙特州。一九八九年，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撤销了一九六九年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的“不公正”决定，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开始在苏联国内陆续出版。一九九四年五月他携全家返回莫斯科定居。索尔仁尼琴爱自己的祖国，他说过：除了祖国，他并不想生活在任何地方。他的作品同他的国家及其命运息息相关。尽管他对于祖国的命运，所思所想和别人迥然不同。

十分可贵的是，索尔仁尼琴在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功成名就之后，依然孜孜不倦地在文学道路上继续往上攀登，以牛犊顶橡树的坚韧毅力，付出难以想

象的巨大精力，写出《红轮》这部工程浩大的长篇巨著。他的这种坚韧毅力是在长期的生活磨炼中养成的。他说：“身处逆境时，我以一种永世的沉默屈从于命运的摆布，我永远不可能让双腿摆脱地球的引力。我写完了一部又一部作品，有的写于集中营，有的写于流放中……我只有一个希望，怎样保住这些作品不被发现，与此同时也就会保全自己。”在集中营里，他把写出来的东西背诵下来，然后把手稿烧掉，“我花费越来越多的时间把每月背诵下来的东西重复一遍，一周可以记住一个月的东西。”他以各种方法保存他所创作的东西。流放之初，他患了癌症，医生说最多只能再活三个星期，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旧忍着病痛写作，“我连续许多个夜晚，由于疼痛而彻夜不得安眠的时候，急匆匆地、零敲碎打地写个不停，把纸页卷成筒形，把一个个小纸筒装进香槟酒瓶里。我随后把酒瓶埋在自己的菜园里。”（均见《牛犊顶橡树》）身处逆境时如此，功成名就之后呢？他仍旧那么入迷地、那么不顾一切地、那么孜孜不倦地继续写作，只是不用偷偷摸摸地写了。他写《红轮》所花去的时间和精力比写以往的全部作品还要多。

在《红轮》里面，除虚构人物外，有几百个历史人物出场。作者在第二卷的“作者话”中说：“本书所有出场的历史人物，均冠其真实姓名，并采用其生平业绩的全部准确具体细节。这一原则也适用于虽不著名但当年实际存在的人物，如坦波夫省农民起义的传奇式领袖普鲁日尼科夫，乃至石匠谢苗·帕纽什金（我到那里时，他尚在人间）、工人小组书记古托夫斯基、蓬皮扬斯基，奥布赫工厂的工人小组成员科马罗夫、申加廖夫一家、斯梅斯洛夫斯基一家等。在对历史人物概述的章节以及叙述大事件的段落，无一不是坚持以严格的事实为根据。为撰写古奇科夫，除了利用全部公开资料，索尔仁尼琴还利用了未发表的来往信件及家族成员的证言和口述。”在这套系列小说里，涉及了俄国以至欧洲历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作者极力把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重现在读者眼前，用文学笔调一一对其做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这是多么浩大的工程啊！无论其表现或解释或评价是对是错，合乎客观事实也好，制造虚假神话也罢，但这种孜孜不倦、上下求索的精神是极其令人敬佩的。而抒写这一切所做的准备工作又

是何等浩大啊！

就小说形式来说，《红轮》属于多元小说，或多声部小说，或多主角小说，或无主角小说，因为只有众多的局部主角，而没有贯穿整部书的主角，因此这里所说的多主角也就是无主角。对这种多元主义，或多声部主义，多主角或无主角主义，索尔仁尼琴做过这样的解释：每一个人一到与他有关的情况下行动时，就成了主角。这并不只是一种技巧，而是一个宗旨，在这一宗旨下，叙述的焦点集中于当时出场的唯一的人之中，人的地位是平等的——一个人的命运融于亿万人之中，亿万人的命运合而为一。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采用的都是多元的、多声部的叙事手法，让不同的人物先后这亮相，你方唱罢我登场，针对一个共同的主题各自表演一番。而《红轮》不仅集这种表现法之大成，而且有很大的发展。书中有传记性的侃侃而谈，有内心活动的细致描写，有战役和战场的广阔画面，有各党各派的纷繁争斗，有国家关系的深入考究，有各阶层各时期的动向与表现，有议会上各人物争先恐后的发言，有家庭和爱情生活的细致描写，有街头即景和巷议的详细记叙，有报章和会议文献的摘要介绍，有历史事实的考证叙述，有城市和农村生活的描述，有宗教信仰和仪式的记叙，有军官和士兵生活的刻画，有法律条文规章的摘记，有各个大人物的种种表演，有黎民百姓的种种呼声，有地域风光的绚丽描绘，有民风民俗的多方记载，充满各种各样的行为行动，充满各种各样的思想理念……总括起来说，就是力求多方面、多层次、多方位地反映历史现实，构成一部俄罗斯生活的百科全书，而究其实质，表现出的是一种极其简单的人文主义，它的核心是人类的爱。

《红轮》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描写，不像市井文学那样以情节取胜，但读来别有一番风味。索尔仁尼琴是一位有争议的作家，一位奇特的作家；《红轮》是一部有争议的书，一部奇书。有人认为这部书反映了历史真实，有人认为它歪曲了历史，但它是一部奇书这一点上，却是众口一词的。那么，“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们不妨把它当作一家之言来好好读一读，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

《红轮》头三卷分别由下列译者译出，译者各自对自己的译文负责。

全书人名、地名、专用名词，由何茂正统一。

第一卷	1 — 24 章：何茂正译
	25 — 48 章：胡真真译
	49 — 67 章：朱宝宸译
	68 — 73 章：武学善译
	74 — 79 章：张达明译
	80 — 82 章：胡真真译
第二卷	1 — 19 章：夏广智译
	20 — 37 章：林全胜译
	38 — 62 章：武学善译
	63 — 75 章：朱宝宸译
第三卷	1 — 103 章：何茂正译
	104 — 170 章：李青译
	171 — 353 章：李万春译
	354 — 453 章：胡真真译
	454 — 531 章：朱宝宸译
	532 — 591 章：武学善译
	592 — 656 章：张达明译

何茂正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

倒转“红轮”

——索尔仁尼琴与俄国的“分裂教派”传统

金雁 秦晖

上 篇

从《古拉格群岛》到《红轮》：索尔仁尼琴与“俄国历史的断裂”

不只是“伟大作家”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二〇〇八年八月四日去世了。

在二十世纪以来的俄国文坛，可能还包括二十世纪以来的整个俄国知识界，索尔仁尼琴都可以列入影响最大的人物之列。他以作家成名，其《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第一圈》等作品无疑是苏联赫鲁晓夫时代“解冻文学”的代表作。当年他也因此成为苏联作家协会成员。他后来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而非卢图利、萨哈罗夫、曼德拉、昂山素季这类人权活动家与异见人士获得的和平奖，也表明了他的这种成名身份。

但是，绝大多数诺贝尔奖（乃至类似崇高荣誉）获得者的获奖根据（作品或社会活动）都是他们终身成就的高峰，此后他们作为“名人”并无更大作为。

而索翁则属于剩下的极少数：导致他一九七〇年获奖的文学作品乃至他因而获得的头衔（“著名作家”）相对于他此后的著述（如一九七三年起问世的《古拉格群岛》）和扮演的角色而言简直算不了什么。尽管这些著述被一些从“纯文学”角度出发的评论家认为“文学性”不强，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些著述的震撼力远远超过其获奖前的作品。你可以不承认这是伟大的“文学作品”，却不能不承认这是伟大的思想史文献。

的确，索尔仁尼琴终生耗力最大、最为震撼人心并奠定了其文化、思想界地位的两部多卷本的巨著，即流亡前写的三卷本《古拉格群岛》和流亡期间几十年写作而直到临终都并未出齐的《红轮》，都很难说是“文学创作”的作品，至少索尔仁尼琴自己从不把这两部大书叫做“长篇小说”，乃至“报告文学”。他把《古拉格群岛》称为“文学性调查初探”，而《红轮》则被称作关于俄国战争与革命时代的“全景历史”。尽管从文学角度讲，这两部书也展示了杰出的语言技巧。他娴熟地使用大量从古典到民间、或雅至生僻、或俗至“粗野”的丰富表达方式，在嬉笑怒骂间抒发了他鲜明的价值观、人生态度、政治立场和对众多重大问题的看法。然而，与借“文学形象”间接表达作者思想的文学作品（包括像《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样他本人的作品）不同，索尔仁尼琴虽在其中“创作”了大量生动形象的词汇或旧词新义，诸如“群岛”、“土著”、“下水道”、“水流”、“癌扩散”、“犄角”，乃至“古拉格群岛”与“红轮”这两个书名，如今都已作为新的政治-社会词汇而流行，但这两部大书并未塑造什么“文学形象”，既无“主人公”也无离奇情节，它们都使用真实的人名、地名、时间、空间与事件，直截了当地对实际发生的历史过程展开讲述和评论，并在其中融会贯通了他对俄国与西方、过去与现在种种思想文化传统的褒贬与取舍。实际上，这是两部思想内涵丰富、表达方式生动的史论-政论性作品。那种为时代立言的气概，令人想到我国宋儒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志，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作家写历史的两个极端

几篇小说使索尔仁尼琴成为“伟大作家”，而《古拉格群岛》（以下简称《群岛》）又使他成为异见人士的代表与“反抗极权的斗士”，二者都已使索翁名满全球。但是耗费索翁生命之火最多、也最为他自己重视的还是那部至死未出齐的《红轮》。由于在中文世界《群岛》已脍炙人口而《红轮》知者不多，有必要予以强调。

《群岛》与《红轮》这两部大书虽然并非合乎“学术规范”的“史学”著作，但是俄国-苏联历史上的确有个很有意思的传统，即文学乃至美术都对历史特别在意，像《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小说与苏里科夫那样的画家就不用说了。甚至斯大林时代官方御用史学的最大一部作品，多卷本《苏联内战史》（以下简称《内战史》）也是由斯大林指定的官方文豪高尔基领衔组织写作的。

把《内战史》与《红轮》作比较是十分有趣的：两部书都历时数十年。由于按领导人的意图反复加工，《内战史》第一卷一九三八年出版时高尔基已经去世，一九六〇年最后第五卷出版时斯大林也死了，一朝天子一朝臣，那时苏联即便是官修史书也已经变了腔调，斯大林时代这部小说家领军写成的大部头“历史”也就过气了。

而《红轮》则是由于索尔仁尼琴的反思不断深化也迁延岁月，该书第一卷《一九一四年八月》和第二卷《一九一六年十月》分别于一九七一和一九八四年在巴黎出俄文首版^①，第三卷《一九一七年三月》上下两册俄文版于一九八六年

① 第一卷：А.Солженицын, 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 узел.1, Август чetyмадцатого. Paris: YMCA Press, 1971. 1983年YMCA出版社又将该卷收入索尔仁尼琴全集第11卷（А.Солженицы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11. Paris:YMCA Press, 1983）英文首版：Aleksandr Solzhenitsyn, Red Wheel. Vol.1: August 1914. New York: Farrar, Straus & Giroux, 1989.)

第二卷：А.Солженицын, 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 узел.2, Октябрь шестнадцатого. М: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1993。此前YMCA已于1984年先把该卷分为两册收入上述全集，是为13、14卷。

也在巴黎由 YMCA 出版社推出，但奇怪的是不是首先出单行本，而是作为《索尔仁尼琴全集》的第十五、十六两卷问世^①，因此销路并不大。该卷的俄文单行本直到二〇〇〇年才在俄罗斯国内出版，英文版迄今尚无。全书的计划虽然早已公布，但包括笔者在内，很多人一直觉得索翁有生之年已无法写完。（最近听说居然写完并出版了，但第三以下各卷尚未及见）。然而，书中的一些篇章和主要观点的缩写文章一发表便引起了激烈的讨论。他为第三卷写的纲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录》于二〇〇七年二月革命纪念日重刊后更是洛阳纸贵，受到普京政府的高度评价。普京甚至把该文作为文件发给政府官员们“学习”。但是俄国的自由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对它的批评也是汹涌如潮。

于是，《内战史》与《红轮》虽然一个是御用的官方“文化工程”而另一个是自由思想者的泣血之作，一个动员了以国家财力为后盾的庞大写作班子而另一个则是完全的个人著述。前者刚一出版就已经“过时”，而后者尚未出版就已经产生巨大影响。然而对比如此鲜明的两部大书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它们都是高度入世的文学家参与社会变革、并在变革中总结历史的结果。

一九一七与一九九一：都是“西化”惹的祸？

如果说《古拉格群岛》是对斯大林极权现实的深刻揭露，那么《红轮》则是对这样一种体制何以能够在俄罗斯土地上产生的历史反思。就前者而言，索尔仁尼琴的作用是举世公认的。尽管所谓“一个人用笔战胜了一个超级大国的极权制度”的说法太过夸张，但是仅从当年苏联当局可以容忍萨哈罗夫等人留在国内、却要把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来看，极权制度显然认为他更危险。但就后者而言，评论就分歧得多。无论是传统的“苏联派”史学，还是自由主义史学，都很难认同索尔仁尼琴的历史解读。

^① 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 узел 3 Март Семнадцатого. А.Солженицын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Том 15-16. Paris: YMCA Press, 1986.

无论是批判现实，还是反思历史，索尔仁尼琴的关切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他对俄罗斯未来的看法。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索尔仁尼琴让许多人大为失望。尤其是近年来随着普京时代的“右翼强国梦”导致民主进程的“倒退”和以斯拉夫主义反对“西化”的某种“保守”倾向与索翁的思想有某种契合，而他在临终的几年与普京也有许多相互捧场的表现，于是我国的一些舆论便大肆宣传“索尔仁尼琴悔过了”^①。

其实了解索尔仁尼琴心路的人都知道他当年就是从斯拉夫-东正教传统的角度反抗苏联体制的，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就与当时异见人士中代表自由主义与“西化”倾向的萨哈罗夫发生过著名的“索-萨论战”^②。今天的索尔仁尼琴一如既往地坚持文化保守立场，抱怨俄国的“西化”。如果说他在极权体制崩溃十几年后发出一些“今不如昔”的批评可以被理解为对斯大林时代有某种新评价，这个“右派斯大林”体现的也不是列宁、更不是马克思的传统而是沙皇的传统。在索尔仁尼琴的观念中，列宁比斯大林坏得多，斯大林当然也比传统沙皇坏（但或许比“西化”的叶利钦“好”些？）。而普京则被索尔仁尼琴寄以复兴旧俄传统的厚望，因而十分看好。

基于这样的认知，晚年的索尔仁尼琴不仅对“十月革命”一如既往地深恶痛绝，而且对导致了“十月革命”的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同样反感。二十年前他为《红轮》第三卷写的纲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录》与二〇〇七年他为该文重刊写的序都是同样调子，即极力反对“激进主义”，同时指出导致激进思潮的社会弊病至今仍存，如果不通过变革（他语焉不详，但显然不是列宁或叶利钦式

① 高国翠：《苏联剧变后索尔仁尼琴的“忏悔”》，《辽宁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吴庸：《俄罗斯在翻跟斗》，见 <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pbbs.asp?boardid=1&id=1786653>；《为什么反斯大林的索尔仁尼琴会赞扬斯大林》，见 <http://post.baidu.com/fkz=190562576>。

② 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萨哈罗夫：《评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见外文出版社《编译参考》编辑部编：《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北京1980年，194-240页。